

高兴

手
心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兴 / 贾平凹著 . — 桂林 : 漓江出版社 , 2013.8

(原本贾平凹 . 长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5407-6643-6

I . ①高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6225 号

高兴

- 作 者 贾平凹
策划编辑 高连兴 石绍康
责任编辑 徐 明
封面设计 孙丽莉
责任监印 唐慧群
- 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22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bbs@163.com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- 印 制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× 1092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95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643-6
定 价 48.00 元

漓江版图书：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：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名字？

刘高兴。

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？

我改名了，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。

还高兴……刘哈娃！

同志，你得叫我刘高兴。

刘高兴！

在。

你知道为啥铐你？

是因这死鬼吗？

交代你的事！

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。

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？

他得回家呀。

家在哪儿？

商州的清风镇。

我问你！

就这儿。

唉？

西安么。

西安？！

我应该在西安。

你老实点！

老实着呀。

那怎么是应该？

真的是应该，同志，因为……

这是2000年10月13日，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，警察给我做笔录。天上一直在刮风，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、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，到处是红的黄的，颜色鲜亮。

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，是白公鸡。以清风镇的讲究，人在外边死了，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，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。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，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。白公鸡有两斤半，最多两斤半，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，我就生气了。胡说，啥货我掂不来！我说：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？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，这婆娘还只顾嚷嚷：复秤复秤，可以复秤呀！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。

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，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。这是啥，警棍在戳。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，全灰了。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，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，警察说：猪肉？用被褥裹猪肉？！警棍还在戳，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，石热闹一丢酒瓶撒腿便跑。这孬种，暴露了真相，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，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。

能不能铐左手？我给警察笑，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。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，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，他说：严肃点！我严肃了。

我的眼睛发黏，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，看东西都有些模糊。但我没有惊慌失措。要稳住。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，不停地甩，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。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，没有踩着。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，一定是未婚，没骗过的羊冲得很！

咔嚓，有人在拍照了。

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，装嫩呀，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！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，等拢了拢头发，把衣领扯平，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，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，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，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，五富的脚没有裹严，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。把他的，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！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，要照出耳朵，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，可我的鼻子高，嘴角有棱，她偏不侧着照，这

× 女子!

那不是我，不是，绝对不是。

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，我被释放了，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，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，指着我说：瞧，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！他们叫着刘哈娃，我不理睬。再叫：商州炒面客！我们商州地区苦焦，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。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，我当然更是不理睬。我是要想想问题了，于是我想：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，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，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，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、熟鸭蛋、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？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，手便撑在了后腰上，就再想：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于外形吧，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？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，是刘哈娃，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，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。是西安人！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，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，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，挺直了脖子，大方地踱步子，一步一个声响。那声响在示威：我不是刘哈娃，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，我是西安的刘高兴，刘——高——兴！

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，她说：刘高兴，你不像个农民。我当时说：是吗，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？孟夷纯说，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，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，是企业家，是教授，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。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，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，起码和五富不一样。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，但我的确贵气哩。

我可以举例说明呀：一、我精于心算。在我小小的时候，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，你一报数字，三位数四位数都行，我就能得出答案。我当然有一套算法，但我不告诉人。二、我曾经饿着肚子，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。三、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，可从来都是干净的。我没有熨斗，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，能熨出棱儿来。四、我会吹箫，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，吹箫的就我一人。五、我有了苦不对人说，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，一笑了之。六、我反感怨恨诅咒，天你恨吗，你父母也恨吗，何必呀！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，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，查就查吧，只查出我有痔疮，还嫌我身体发福，说了句：形散神不散。这让我生气，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，临走我给他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。七、我生就的嘴角上翘，所以我快乐。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，我吹了三天三夜箫，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，我去卖血，卖了三次血，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。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，那女的却嫁

了别人。嫁别人就嫁别人吧，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，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，我说：你那个大脚骨，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！

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。

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！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，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，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，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。当我后来到了西安，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，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，松下有块白石头。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：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？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，我却不行？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，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？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，我竟然一直光棍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！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！

二

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。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，清风镇的一节，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，风一吹就散了，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。

那么，还是说五富吧。什么都搁下，都算了，五富最丑，也最俗，我却是搁不下，不算了。在火车站的广场，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，我反复说过，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，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，不是他曾经欠了我，就是我曾经欠了他。

他大我五岁。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，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。韩大宝说我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，这是在侮辱我。我看得上她吗？那么大的奶，屁股又像个筛箩。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，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，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，能生孩子。好么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！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，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，又都能吃能喝，五富就苦了，为全家人的吃喝煎熬。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，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，耕地面积日益减少，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，但五富笨，没人愿意带他，我就把他承携了。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，拱墓，打胡基，垒灶台，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，回来了又得出去，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。而让我感动的是，每次回来，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，我却光 × 打得炕沿响，这不公平。五富说那咋办？我说起码今晚上你也不能回去。五富就真的不回

去，在我家陪我喝酒。

对于我卖肾的事，清风镇人都不知道，但五富清楚。这事你要烂在肚里，听见了吗，五富！五富给我表忠心，他说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是红小兵，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，我也给你别。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，血流了一片，我虽然把别针夺了，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。

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，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，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，韩大宝就是一块酵子，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，许多人都去投奔他。我鼓动五富：咱也去吧。五富说：在咱县上打工，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，倒不觉得别扭，如果到西安，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，这心就怯了。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，西安人三头六臂啦，是老虎吃人啦，没出息！我一气不理五富了，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吃烟，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，骨头上一点肉都没有了，它还在啃，啃了半天了。我一脚把狗踢开，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。五富疑惑地看我，说咱真不能去，去了能不能回来？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。他吃惊地叫起来：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！我说：两间房算啥呀，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，那两间房是棺材呀？！我这么说着，也就在那一刻，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，或者说，肾在西安呼唤我，我必须去西安！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，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。我真是火了，我说：我还有这一双鞋，要不要？脱下鞋扇他的头。

你扇他，他还给你笑，这就是五富。起来，给我要碗面汤去！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，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，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，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。我说：拿别人吃过饭的碗！拿别人吃过饭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，五富他想不到这点，这个猪脑子！

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：一个人被人救过命，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，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，死的应该谁？五富回答不上来，问：是谁？我说：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。他说：为啥？我叹了一口气，不愿意给他解释，用箫敲他的脑门：给我捏捏脖子！他立即替我捏脖子，五富会捏脖子，捏得不轻不重，又在穴位上。

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，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，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，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。

五富，你得走，跟我走。

三

2000年3月10日，记着这一天，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。

五富一下火车就紧张了，他的嘴张着，肌肉僵硬，天还有点凉，但汗出了一层又出一层。奇怪的是我们都穿了我们最好的衣服，现在却显得那样的破旧和灰暗。而且手黝黑，手怎么一下子就黝黑了呢？五富一直扯着我的衣襟，前脚总是磕碰着我的脚后跟，我让他不要扯我的衣襟，不扯我的衣襟又怕他走丢。没事的，五富，你到我前边走，我说咋走你咋走。楼是一幢一幢高低胖瘦往空中戳着，路上架路，曲里拐弯，在人和车搅和得像蚂蚁窝一样的闹市里，我是能分辨出方向的，虽然没有太阳却知道哪儿是东哪儿是西。我得轻松一下，我说：五富，我问你，一头牛……我话没说完，五富说：牛？哪儿有牛？！我恨他，我说：一头牛，牛头朝东，尾巴朝哪儿？五富说：朝西。我说：错！朝下。五富想了想，是朝下，说：哈娃你能！我当然能。我就提示他不要夹着胳膊走，怎么舒服怎么甩，不要脚抬得过高，抬脚过高别人就看出你是从山区来的，还有，把牙缝里的馍屑别净！但是，五富就嚷嚷着他要尿呀，而且紧天火炮的，脸憋成紫黑。找到了厕所，我才知道他的内裤上缝了个口袋，口袋里装了五十元钱。他让我用身子挡住他，以免被别人发现了他装钱的口袋就在内裤上，他说：城里贼多，抬蹄割掌哩！

我们是在城南的池头村里寻找韩大宝，因为寻着韩大宝才可能在西安落脚。进村口的时候，有孝子在路边烧纸，天空里可能有鬼，我们怀疑鬼在日弄我们，在村里转来转去打听不出韩大宝到底住在哪儿。池头村原本也是农村，城市不断扩张后它成了城中村，村人虽然还是农村户籍，却家家把卖地钱修建了房子出租。这些房子被盖成三层四层，甚至还有六层，墙里都没有钢筋，一律的水泥板和砖头往上垒，巷道就狭窄幽深。五富说：这楼坍得下来？我往上望，半空的电线像蜘蛛网，天就成了筛子。我说：危险。五富说：坍下来就好了，都是农民，他们就能盖这么多房出租？！我踢他一脚，让他快把那臭嘴闭上。

终于在一栋楼里找着韩大宝了，韩大宝确实不是以前的韩大宝，他留个寸头，穿着皮鞋。对于我们的到来他非常吃惊，但也很热情，问喝酒不，从床下提出了一捆葡萄酒，却怎么也打不开软木塞，就骂：真讨厌，送人酒不送个起子？！我知道他在显摆；我只是笑。喝茶呀，喝茶，他又招呼我们喝茶，就不停地打手机，似乎不是有人请他去吃饭，就是有人求他安置个什么活儿。说：哈，我这儿成清风镇驻西安办事处啦！我说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么。我当然是恭维他，他却说：皇帝养一国人哩，我这算啥？我真想吐一口唾沫，但我又把唾沫咽了。

韩大宝询问我们将要在西安干啥？我说老虎吃天没处下爪么，你干啥我们在你手下混个嘴。五富就插了话：你吃肉，我们喝汤！韩大宝就让我们去拾破烂。

拾破烂？我怎么也没想到，我来西安就是来拾破烂？！

韩大宝说：我就是拾破烂的。

得了吧，韩大宝，哄谁去！拾破烂能拾出你这副模样？

但韩大宝确实是拾破烂的。

韩大宝告诉我们，西安水深得很，深得如海，你一来就晕了。五富说真是晕了。韩大宝说，谁都想来赚钱呀，能赚的满地的纸片子都是人民币，赚不来的你把纸片子叫爷它还是纸片子。五富说这我懂。韩大宝说，清风镇人来这里凭啥哩，一没技术，二没资金，你卖×呀？！五富说你咋说这话？我就训五富，嫌他的话多。韩大宝哈哈地笑，拍我的肩膀：你来找我是找对了，要先站住脚最好的门路就是拾破烂，这门路一般人我还告诉他。五富耷拉的眼睛又睁大了，韩大宝不让他说话，按他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，椅面是皮子做的，一坐一个软坑，韩大宝开始给我们讲课，讲的是拾破烂的大千世界。

可以说，现在的我是长知识了，原来拾破烂已经形成西安城里的一个阶层了。这个阶层人员复杂，但都是各地来的农民，分散住在东西南北的城乡结合部，虽无严密组织却有成套行规，形成了各自的地盘和地盘上的五等人事。

初来乍到的那是第五等，五等人可怜，只能提着蛇皮袋子和一把铁钩，沿街翻垃圾桶，或者到郊外的垃圾场去扒拉。他们是孤魂野鬼，饿是肯定饿的，饿不死就不错了。第四等么，那就入道了，这需要介绍和安置，可以拉个架子车或蹬个三轮车走街过巷。遇见什么收买什么，一天能赚十五元，运气好赚到二十元。但转悠的区域是固定的，蝗虫不能吃过界。第三等便是分包了一个居民小区，不辛苦跑街了。如果你眼活嘴乖，谁家买了煤买了家具，能主动去帮人家扛上楼，人家的破烂交给你了甚或还不要钱。这等人每日赚的虽也是二十元左右，但收入往往固定，还能意外收买到好东西，比如旧的电视机、收音机、沙发、床架，还有半旧的衣服。第二等就要大了，负责一个大区域，能安置第五等第四等人，第五等第四等人定期得进贡。又可承包一些大的城中村，城中村租住人口多，做各种生意的都有，只要每年给村长贿赂两万元，他就是这地盘上的破烂王了。韩大宝就混到了这个份上，但韩大宝还在奋斗着，他也有希望当上第一等人。第一等么，西安城里总共四人，城北是一个姓王的，城西是一个姓陆的，城南的姓刘，城东的姓李，这个行里都知道他们的姓，名字却是一样：大拿。大拿们西装革履，文质彬彬，按时来收取一级一级交纳的行业费时，态度十分和蔼可亲，可一旦谁不服从，未能交纳费

用，那立即就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殴打和轰赶。当然，大拿们有大拿的责任，出了什么问题，如公安来检查，街上泼皮们来敲诈，只要层层报告上去，他们会给你摆平。

啊哈，我对韩大宝是佩服了，他银盆大脸呀，一颗一颗麻子都放着光彩。在韩大宝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说：瞧着了吧，五富，人家虎背熊腰，脚步都那么沉！五富说：这麻子，清风镇的庄稼就数他家的地里长得不好……五富他不懂得用碟子去盛水怎么也不如碗，可碟子就是装大菜的。我让五富给韩大宝买一包纸烟去，五富迟疑了半天问买啥纸烟？我说：好猫牌。五富说：恁贵？我说：要贵！

这包纸烟放在了韩大宝面前，韩大宝没有表示不屑也没有丝毫惊喜，他换上了另一双皮鞋，用床单角蹭了蹭，领着我们在村东头的巷里租下房子。这是一条最窄狭也最僻背的巷子，朝北第三座的楼房看得出来主人是想盖数层高的，不知什么原因只盖到一层又停工了，一层已住了两户拾破烂的，而楼上仅用砖头搭建了两间简易屋，我和五富就一人一间。条件差是差，便宜呀，好的是楼前有一棵槐树，树冠极大，阴了楼的场院，也将我们简易屋全遮住了。韩大宝又领我们去租赁了两辆架子车，也仅仅只剩下两辆，其中一辆是没轮胎的，铁轱辘上裹着破胶皮。这辆破车当然归五富，他的力气比我大。再是，我们去一个老头儿的小摊上买秤，我这时才知道拾破烂的秤都是假秤，一斤的东西只能称出八两。最后，韩大宝带我们进城了，一路叮咛着看路边的标志性建筑，尤其在拐弯的地方有一家什么店铺，挂什么牌子，叮咛得乏了，就到了兴隆街。

兴隆街的名字很吉祥。

四

兴隆街有人在栽树，挖了一个方坑，坑边放着一棵碗口粗的树，枝叶都被锯了，只留着手臂一样的股干，我的心噤地跳了一下。以前我做过坐在城外弯脖松下一块白石头上的梦，醒来就想，我会不会也是一棵长在城里的树。我就是这棵树吗？

我说：五富，你瞧那是啥树？

五富说：紫槐。

我说：好。

五富说：好？

我说：以后你得护着这树。

五富莫名其妙，憨相又出来了，张着嘴。

我说：嘴！

他把嘴闭上了。

兴隆街在西安的东南角，归于我和五富的是十道长巷。巧的是就在我们来西安的前三天，这一带拾破烂的那个老头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。这是韩大宝告诉我的，我说我的命硬，活该那老头要给我们腾地盘。我买了一瓶酒洒在马路上，奠祭着可怜的亡灵，祈求他不要怨恨我和五富。五富不明白我为啥把酒洒在路上，说怪可惜的，我不能说，怕他从此心里有了阴影，因为他过马路总是犹豫不决，而一旦车辆全没了，又跑得像狼在撵。这是没办法的事，他天生没有城里人的气质，比如北瓜在清风镇叫北瓜，可西安人都叫北瓜是南瓜，韩大宝在池头村时就给他讲过了，到了兴隆街见到了南瓜他还是说：瞧，城里的北瓜多大！

韩大宝把我们带到了兴隆街后他就走了，至于怎么个拾破烂，韩大宝没有教我们，五富倒嚷嚷着肚子饿了。五富的肚子里似乎有个掏食虫，他总是害饥！到拐弯处一间山西人开的削面馆里，我要了四碗面，五富说要五碗，我也就强调：都来肉臊子！五富蹴在凳子上，他的那双鞋前边破了洞，鞋面肮脏不堪，三只苍蝇就落在上面洗脸。我说：五富！示意他坐下来。五富没理会，喊叫着辣子罐里怎么没辣子了：老板，油泼辣子！嘴唇梆梆地咂着响。我又说：五富，五富！意思要他声低些，五富又喊叫蒜呢，没蒜了，来一疙瘩蒜呀！我放下碗，不吃了，气得瞪他，他只顾往嘴里扒拉，舌头都搅不过了还喊叫来两碗面汤！饭馆里人都侧目而视，我悄声说：你一辈子没吃过饭呀？！他抬头来却关心地给我说：吃呀，哈娃，饭看着哩！

店老板并没有把面汤端上来。五富就只有喝桌上的招待茶，喝一大口，咕嘟咕嘟在嘴里倒腾着响，不停地响，似乎在漱口，要把牙齿间的饭渣全漱净的。老板以为五富把漱口水往地上吐呀，吆喝着服务生把痰盂拿来，五富却脸上的肌肉一收缩，嗝儿，把茶水咽了。

出了饭馆，我那个笑啊！

五富问：你咋啦？

我说：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在什么地方吃饭都不要蹴在凳子上，不要咂嘴，不要声那么高地说香，不要把茶水在口里涮，涮了就不要咽！

我严肃地教训着五富，五富一下子蔫了，他说：我刚才丢人啦？

当然是丢人啦。经我教训后五富又一下子不知所措，他说这么多的规矩呀，那咋自在？他说：我想菊蛾了。

菊蛾是他老婆，他坐在路边的石墩上，脸能刮下霜来。

我怎么就带了这么一个窝囊废呢？我想说你才来就想回呀，你回吧，可他连西安城都寻不着出去的路呢，我可怜了他，而且，没有我，还会有第二个肯承携他的人吗？我把他从石墩上提起来，五富，你看着我！

看着我，看着我！

五富的眼睛灰浊呆滞，像死鱼眼，不到十秒钟，目光就斜了。

看着我，看着！

我说：你敢看着我，你就能面对西安城了！别苦个脸，你的脸苦着实在难看！我要给我起名了，你知道我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字吗？

重起名字？五富的眼睛睁大了：起啥名字？

高兴。

高兴？

是叫高兴，刘高兴！以后不准再叫刘哈娃，叫刘哈娃我不回答，我的名字叫刘高兴！

我觉得我的名字起得好。我怎么就起了这么好的名字啊！我因此建议五富也起个新名，五富却说名字么还不就是个名字，叫个猪娃就是猪啦，我叫五富富了什么？！我告诉五富，你的名字听起来是无富，所以你没富起来，名字是非常重要的，刚才到兴隆街我觉得街名吉祥才突然想到，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多好的名字，自然它们都是些强国，柬埔寨，尼泊尔，缅甸，不是寨子就是泥呀草甸的，那能强大吗？还有，大东西名字都大，小东西名字都小，蚊子叫小咬，虎才叫老虎。五富说：鼠大吗，咋也叫老鼠？哈，亏他能说出这种话！我说：五富你活泛了么，就凭这句话你在西安能站住脚的！我就继续给五富讲写名字犹如写符，念名字犹如念咒，我在清风镇叫刘哈娃，能不是个农民吗，能娶上老婆吗，能快活吗？我早就想改名字了，清风镇人不认同，现在到了西安，另一片子天地了，我要高兴，我就是刘高兴，越叫我高兴我就越能高兴，你懂不？

五富不懂，也不愿改名，他还要叫五富。

五

自从改了名，高兴的事也真的很多。开头的几天，我们每天拾破烂能收入十五元，至后就可以升到十七十八元，我竟然还连续着突破了二十元。这让池头

村那条巷道的同行都不肯相信，五富说：谁哄你是猪！更让我也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常常心想事成，比如我们得自己做饭，正要去买个锅的，偏巧拾破烂时就收到了一个铁锅，虽然锅耳坏了一个，但不漏，做出饭正好够我和五富吃。还有，五富嘟囔烧饭用煤太费了，我就能想到了盘土灶烧柴火，西安人没有烧柴火的，而拾柴火那太容易了，只要每天从兴隆街回来，随便在池头村转转，便可拾到许多木条子和干树枝。五富的鞋太破太脏了，我说几时给你收一双半新不旧的，第二天果然就收到了，还是胶底的。

日子安顿得十分顺当，五富就喜欢从兴隆街回来后忙活做饭，他能一次蒸几十个馍，放在木橛上吊着的篮子里，能熬包谷糝，熬得不稀不稠，用筷子一蘸吊线儿，然后买一个萝卜，用盐腌萝卜丝儿。他知道我最爱吃豆腐乳，专门给我买了一小碟。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坐在楼台上，一口萝卜丝儿一口馍，再喝一阵稀饭。吃毕了，五富左腿架在右腿上一会儿，放个屁，又右腿架在左腿上一会儿，说：嗯，哈娃，好日子！

我说：你叫我啥？

五富说：噢，高兴！清风镇没几个人像咱这日子哩！

我说，你收拾锅碗吧，我吹吹箫。我心情一好就喜欢吹箫。

吹箫的时候常常有鸟飞到槐树上，我说这是吹箫引凤，五富说那不是凤是灰灰雀。五富没文化，不晓得比喻和想象，我认为是凤就是凤，我还把树冠叫云，是绿云。

绿云里住着蚊虫和苍蝇，它们总会在尿，滴下小小的水点来，我吹着吹着，尿水却滴得稠了，竟然淅淅沥沥，才明白下起小雨了。

五富在刮锅，他总是不让剩饭，剩下饭就一定再吃下去，说：啥都敢糟蹋，不敢糟蹋饭。我说：你都吃饱了还吃就不是糟蹋？他不吭声了，却问：今日是几号了？

我说：我又不是女人。

女人有月经，准时知道日子，我们糊糊涂涂的只晓得天明上街，天黑回来吃饭睡觉。我想着，要拾回来一个日历。

我说：天上丢雨星了，今日该歇下了。

五富说：毛毛雨就不上街啦？

这回他呛了我，呛了却给我个笑，把豆腐乳切开一小块，用油纸包了，塞在我的怀里。

池头村到兴隆街有十五里地，我们已经不步行了，因为有了一辆自行车。这

辆自行车是一家单位的门卫二十元卖给我们的，除了铃不响，浑身都响，两人合骑着十多分钟就可以到兴隆街北边的废品收购站。我车技好，能双手撒把，但五富太重，我驮不动他。五富驮上我了，总是一见前边人多，就嚷：下，下，快下！所以我现在从后座往下跳的动作十分敏捷。

收购站是一个河南人的女婿开的，人瘦得像个猴子。人瘦成那个样儿竟然还能开办个收购站，这让五富十分嫉恨。喝酒呀不？瘦猴迟早见我们就从怀里掏出个小扁壶抿一口，问我们喝不喝。我们不喝，也懒得理他，天上没了半点雨意，也无一点儿风丝。

我说：五富，那是啥？

其实是院墙瓦棱上的一撮草，清风镇把这种草叫：风不浪当。

瘦猴说：夜里去嫖娼了吗，大清早的人就焉了？

五富说：刘高兴神经衰弱。

我的确神经衰弱。去它的，谁都可以神经衰弱，我是没资格神经衰弱的，可偏偏就是睡不好。五富只要一沾上枕头就睡得醒，我说他是猪变的，而我夜夜都听见什么鸟儿在槐树上扑哧哧拉稀，或者有簸箕虫在墙角爬，尤其村中前的街道夜市声，轰轰嗡嗡，你永远分辨不出人都在说什么，但杂音却像身上有了麦芒一样使你烦躁。我也企图换个思维，不怨恨，去欣赏，而欣赏欣赏着又胡思乱想，脑海里一会儿是这样的画面，一会儿是那样的画面，琢磨了：画面里怎么总没有色彩？

瘦猴说：哟，身子骨贵哇！

身子骨就是贵，怎么着？你以为拾破烂的就哪儿都能睡吗？我掏出一根纸烟来吸，并不让他，太阳下的烟影照在地上是黄的。我敢说，这个世上那么多吃纸烟的人，能注意到烟影是黄的恐怕就我一人。

瘦猴是欺软怕硬的东西，他就指使五富了。喂，给我把这壶灌满！

五富磨蹭着，最后还是拿了小扁壶去了巷头那个酒馆。

买回了酒，我们把自行车交给了瘦猴看管，再拉起前一天傍晚存放在收购站的架子车上街。五富开始大骂瘦猴，说他打听过了，这瘦猴当年也是拾破烂的，可做起了收购站老板却勒克起拾破烂的了！我说贱人么。五富说人家有钱得很了。我说贱人不在钱多少，以后不得罪他也别讨好他，他再买烟酒就装痴卖傻。五富却悄声说他其实只买了二两酒，在水管子那儿兑了一半水。

兴隆街的辖区是一条大街和大街东西各十道长巷。我负责北边的东西五条巷。五富负责南边的东西五条巷。每天在这块地盘上转悠，五富说这是磨道里的驴，磨道不远，走的路却多。他每天几十遍地转悠，腿脚都肿了，收获总是没有我多，

我抱怨城里人比乡下人还会过日子，怎么破了旧了的东西就舍不得扔？这是啥话呀，做刀子的总不能盼着到处都杀人，治精神病的总不能盼着人人都是疯子吧？

我说：拾破烂不在乎你跑得勤。吆喝声大，得有个运气。

拾破烂还有个运气？五富揉他的脚，脚脖是粗了许多，用指头一按一个坑儿。他说：怎么个有运气？

说心态好才可能来运气，这道理五富解不开。这么说吧，我肠胃不好，又失眠得厉害，但我并没有病倒，是我时不时就感谢身体的各个器官的原因。比如肾，只剩下一个肾了，我就感谢剩下的肾承担了另一个肾的工作，它也是很爱听鼓励的话的，它就积极工作，我现在腰并不疼么。我就感谢过这兴隆街，兴隆街供我吃供我喝呀，如果将来我真弄出个大名堂，这里就是我的革命圣地，我要在街口修一个摩天大楼的！每每我一到了我的东西五条街巷，我是要整整衣，擦擦眼角，然后给两边的楼房和路边所有的树木鞠个躬。啊哈，早晨的霞光使巷道北的楼房鲜亮彤红，每一扇玻璃窗上都有了一个小小的太阳！树上总有一群麻雀，鸡蛋那么大的，看见了我七嘴八舌地嚷：高兴高兴高兴！刘高兴的名字最早就是这些麻雀叫的。也怪得很，我就每天这样上班，走的路其实也不多，但总能碰上让我拾的破烂。

西七道巷的茶馆门口，坐着一个老头，面前放着一个装着凉茶的大玻璃瓶子，从来不见喝，总在打盹。他是专门收取马路边的停车费的，你以为他打盹而停了车要走，他立即就提着大玻璃瓶子过来收费了。停车费是三元钱，好多人只给他一元钱而不要费票，他不行，和人家吵，人家给了三元钱生气了不要费票，不要也得给你，他把票撕下来就扔在地上。老头对我却好，我一经过，他就叫我去喝水，说：小伙长得好！我说：我可把你话当真的噢！他说：你一个拾破烂的咋迟早见着都喜眉笑脸的？我说：我名字叫刘高兴，我得名副其实。老头也高兴了，要送我水瓶，我不要，他把水瓶挂在我的车把上。

嘿，长途送货的卡车司机有这样的大玻璃水瓶，出租车司机有这样的大玻璃水瓶，我刘高兴也有了！

哎破烂！破烂哎！

谁在喊叫，胖墩墩的一个女人逆着阳光提着一捆旧报纸跑过来。城里的女人年轻时都花枝招展，稍上些年纪便虚腾腾像面包。她翻动我的秤杆，说：破烂，都说现在的小贩秤不准，你这种准不准？

我没有应她，点了一根纸烟吸。

她说：你吸什么纸烟，这么呛的！

我吸纸烟有个特点，吸进口从来不下咽，在喉咙口兜一圈就吐出来了，五富吸旱烟卷是猛吸进肚然后再从鼻子慢慢喷出来，所以他老咳嗽，我不咳嗽，也没痰。

我提了秤称旧报纸，她伸过头来看准星，秤杆是平的，她把秤锤往出挪，秤杆子成了老牛喝水。行噢，算二十二斤，一斤一元，二十二斤是二十二元，我把二十二元要递给她。她说不对，别人是一斤一元三角，你怎么是一斤一元？一斤一元三角，二十二斤是二十八元六角，四舍五入，二十九元呀，我开杂货铺的，你骗不了我。

什么是小市民，这就是小市民。这么大的城怎么就有这么小的市民，她经见得多了，又开杂货铺在一分一厘上抠掐惯了。

她说：你这破烂，问你话哩？！

问的屁话！我放下旧报纸，不收了，拾破烂的怎么就成了破烂？拉起架子车就走，她如何在后边喊，我没停。

走过巷道第一个丁字路口，我扑哧倒笑了，何必计较呢，遇人轻我，必定是我没有可重之处么，当然我不可能一辈子只拾破烂，可世上有多少人能慧眼识珠呢？

我想去看看兴隆街所栽的那棵紫槐，悠然地拉着架子车，不紧不慢，蛮有节奏。有节奏了，拉着架子车就不累，而且能欣赏街巷两旁商店门头。商店的门头一个比一个洋气，所谓洋气就是有洋人的气息吧，我也觉得门匾上写着洋文好看，橱窗里摆着的洋酒瓶比白酒瓶子好看，贴着的那些广告里洋女人也好看。但是，我很快就发现了几个门匾上和摆在门口的货价牌上的字写错了，比如鸡蛋的蛋怎么能写成旦？

喂，出来，出来！我招呼着店里的人出来。

我说，这个字错了！

店里人看着我，不以为然。我说是错了，拿了树棍在地上写正确的蛋字，他说走吧走吧，拾你的破烂去！

走当然走，但我又写了一个蛋字。

六

西安到底有多少拾破烂的，韩大宝没有告诉过我，而一张报纸，也就是去买烤红薯，那个小贩包红薯的一张报纸上，有一条消息说每天数百辆车从城里往城外拉送垃圾。这消息让我震惊也让我兴奋。收获的麦子越多，麦草也越多，城市繁

菜，垃圾也丰富吗？那么，有了垃圾，我们就能存活下去，垃圾越来越多，我们生活的质量就会提高。

我们是垃圾的派生物。不，应该是城市需要了我们！试想想，如果没有那些环卫工和我们，西安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？

这问题似乎没人考虑过，没拾破烂前我也不考虑，其实，世上有许多事都被疏忽了，每个人都在呼吸，不呼吸人就死了，可谁在平时留意过自己每时每刻进行着一呼一吸呢，好像从来就没呼吸。

我觉得这张报纸让我有了一份庄严，就把报纸揣在了怀里，而且想贴在五道巷宾馆门前的报栏去。

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宾馆就奇怪了这个宾馆的造型，它非常的高，呈六角棱状。乡下人初次进城都喜欢城里的高楼，要一层一层数，我也不例外，但我数楼数出了瘾也数出了水平和好处。在我第三次站在这个宾馆前，蓦然醒悟楼之所以是六棱，而正面的棱正对着对面而来的马路这是为了避煞气的风水，这时候，楼前的报栏前有四个老头在读报，读完了，你给我揉脖子我给你揉脖子，叹息着颈椎病坑苦了他们。我也就告诉他们数楼：双肩使劲往后挤，脖子尽力往上拔，从楼底往楼顶数层，再从楼顶往楼底数层。数，再数。脖子舒服了吧？老头们当然对这数楼的疗法感兴趣，说：这不是让我们成乡下人吗？嘿嘿，人活过五十岁了是不分美丑的，活过六十岁了是不分男女的，得了颈椎病还分什么城里人乡下人？！

现在，我在宾馆楼前没有见到那四个老头，是他们等一会儿才出来吗，极迅速地将那张旧报贴在了报栏上，然后拉架子车到了一旁，坐下来吃我的豆腐乳。

我的怀里一直要装着豆腐乳，用油纸包着，旁边放一根牙签，没事了就掏出来品尝。这派头是我的独创，它受启发于收购站瘦猴的小酒壶。瞧呀，用牙签戳一点儿放在嘴里，豆腐乳不要沾牙，就放在舌尖上，然后嘴和鼻子皱皱，把牙签轻轻抽出，那个享受呀，真是谁吃过谁知道！五富说那能顶饥顶渴吗，连粪尿都不攒的。嗨，狗啃骨头有多少肉，为的就是咂个味呀！这比喻有些不好。该怎么说呢，人总是有个精神满足的，品尝豆腐乳和听音乐一样呀……可怜的五富他不懂音乐。

我品尝豆腐乳的时候，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，但路上竟然一时没人，我就往楼上望去，十层，十一层，十二层……十五层上有人竟拿一个小镜子，太阳从镜子上反射下来一块白光在我身上乱跳，像是白蝴蝶。那是一个姑娘，她在给我笑。

她给我笑啥的？

西安城里的美女很多，尤其当你正走的时候，突然从某酒店出来了三四个，都是一米七以上的个头，都是瘦脸蜂腰长腿，都是鲜亮的衣着，横着一排儿过来，我